

首次俄文全译珍藏本

温家琦 于 韦 译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

第 29 卷

海天出版社

1512.44
221
-29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

第二十九卷

作者 **【俄】契诃夫**
编译 ~~温家范~~ ~~好~~ 等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29卷/(俄)契诃夫著;温家琦,于韦等译;
王守仁,郭锴权主编.-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10
ISBN 7-80615-953-3

I. 契… II. ①契… ②温、于… ③王…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
俄国-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9975 号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根据前苏联科学院“科学”出版社 70 年代出版的 30 卷本《契诃夫全集》前 10 卷俄文版译出

А·П·ЧЕХ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 htp. com](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张幼农
旷 昕	责任技编	卢志贵
刘 东 力	特约技编	匡太平
宋 城		

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8
ISBN: 7-80615-953-3

定价: 998.00 元 (全 32 卷)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图书馆配专供)

三 年

1

天色已黑，有些人家的灯光已亮了起来，街道尽头的工人集体宿舍的背后升起了一轮惨白的月亮。拉普捷夫坐在大门旁的长凳上，等待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晚祈祷的结束。他指望做完晚祈祷回家的尤利娅·谢尔盖耶芙娜能路过这里，那他就有机会和她搭上话，也许能谈上一个晚上。

他坐等了一个半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他的想像力在描绘着他那套莫斯科住房，他的莫斯科朋友，他的仆人彼得以及他的写字台。他困惑地朝漆黑而静止的树木望了一阵。他感到奇怪，他居然现在已不住在索科利尼基的别墅里，而住在一所外地城市的房子里。每天早晨和傍晚总有一些人吹着牧人的号角，赶着一大群牲畜从屋前经过。他回想起不久前在莫斯科和朋友们长时间的畅谈——谈论着人没有爱情也能生活下去，而满腔热情的爱是变态心理的表现。归根结底没有什么爱不爱，有的只是性欲罢了，一切都是如此。他回想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

起这些，显得有点悲伤。假如现在有人问他，爱情是什么，他肯定不知道怎样回答。

晚祈祷结束了，人群从教堂走出来。拉普捷夫集中注意力望着漆黑的人影。主教已经坐着马车过去了，教堂的钟已不再敲了，钟楼里的红绿灯火——教堂节日的彩灯——一盏接一盏地熄灭了，而祈祷的人还在不慌不忙地走着，悠然自在的交谈着，或在别人窗下逗留片刻。这时，拉普捷夫终于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尤利娅·谢尔盖耶芙娜不是独自一人，而是和两位女士走在一起，这使他失望万分。

“这太糟糕了，太糟了！”他喃喃地，嫉妒着说，“这真糟糕！”

在小巷口的转弯处，她停下来和两位女士告别，只有在这个当口，她朝拉普捷夫膘了一眼。

“我正要去您那里，”他说，“去和老太爷聊聊天。他在家吗？”

“大概在家，”她答道，“他去俱乐部还早着呢。”

整条小巷位于花园里，篱笆边长着一排椴树，如今在月光中投下了一大片阴影，以致围墙和大门的一面完全隐没在黑暗里，墙内传来女人的低语声、窃窃的笑声，以及有人轻轻地弹着三弦琴的琴声。椴树和干草散发出一阵阵清香。墙内人的低语声和这股树木、干草的清香振奋着拉普捷夫。突

然间他热切地渴望去拥抱自己的同行者，疯狂地吻她的脸、手和肩膀，痛哭一场，扑在她的脚边，说自己等她等了那么久。从她身上飘来一丝清淡而柔和的神香味。这种香味使他想起他曾经也信仰上帝，常去做晚祈祷；回想起他曾经也幻想纯洁而富有诗意的爱情。可是身边这位少女没有爱过他，现在在他看来，他曾经所幻想的那种幸福，对他来说，已永远地消逝了。

尤利娅·谢尔盖耶芙娜开始关切地提起他的姐姐尼娜·费奥多罗芙娜的健康状况。两个月前，他的姐姐因癌症动过手术。现在大家料想毛病又复发了。

“今天早上我去看望过她，”尤利娅·谢尔盖耶芙娜说，“在这个星期里，她不仅是瘦下去了，而是变得憔悴了。”

“对，是啊，”拉普捷夫同意道，“病倒没有复发，可是我觉得她变得一天比一天更衰弱了，眼看她憔悴下去。我不明白，她是怎么回事。”

“天哪，要知道她是个多么强壮，丰满，脸色又红润的人呀！”尤利娅·谢尔盖耶芙娜脱口而出。稍停片刻接着说，“在我们这里，人人都称她莫斯科小姐。她多么爱笑！在节日里，她装扮成一个村姑的模样，倒也非常像。”

谢尔盖·鲍里索维奇大夫在家。他是个胖胖的，脸色红通通的人，穿着一件盖过膝头的长上衣，看上去仿佛他的腿很短。他手插在衣袋里，在自己的书房里踱来踱去，低声地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

哼着：“噜——噜——噜。”他那灰白的连鬓胡子乱蓬蓬的，头发也没梳理过，好像他是刚起床似的。他书房的沙发上放着枕头，墙角里堆着废旧的纸头。桌子下边一条脏而带病的狮子狗，同他本人一样，都使人产生一种凌乱、肮脏的印象。

“拉普捷夫先生想见你，”他的女儿走进书房，对他说。

“噜——噜——噜，”他哼得比刚才更响了，转过身来，走进客厅，向拉普捷夫伸出手，问道，“您要告诉我什么好消息？”

客厅已经暗了。拉普捷夫手拿帽子，站在那里，表示歉意地说又来打扰了，并问有什么办法能使他的姐姐晚上睡得着觉，她为什么瘦得这么厉害。这时，有一个念头使他感到发窘，因为同样的问题，他在今天早上来大夫家串门时已经向他问起过。

“请问，”他说，“我们是否有必要从莫斯科请一位内科专家来？您看怎样？”

大夫叹了口气，耸耸肩膀，摊开双手作了个无可奉告的手势。

他显然是生气了。他是个心胸非常狭窄，而又多疑的大夫，总是感到别人不信任他，不赏识他，不够尊敬他，认为别人贪他的便宜，同时对他不怀好意。他老是嘲笑自己，说他这样的傻瓜，只能任人摆布。

三年

尤利娅·谢尔盖耶芙娜点上了灯。从她那苍白疲劳的脸上，从她懒散的步伐上可以觉察到她在教堂里做祈祷已经做累了，她需要休息。她往沙发上一坐，双手摆在膝盖上，开始沉思起来。拉普捷夫知道自己长得难看，现在他仿佛觉得自己浑身都显出这种难看的样子。他长得又矮又瘦，脸颊虽红润，可头发却稀少，少得头也觉得冷。在他的表情中，丝毫也不存在能使他那丑陋的脸变得讨人喜欢的纯朴。和女人在一起，他总是不自然，闲话太多，显得做作。因而现在，他几乎连自己也看不起。为了使尤利娅·谢尔盖耶芙娜在他的交往中不感到寂寞，必须讲话才行。可是讲点什么呢？再讲姐姐的病吗？

就这样，他开始讲起医学，讲的都是些老生常谈的话。他赞扬卫生措施，并说，他早就想在莫斯科创办一个宵夜所，甚至预算也都造好了。按照他的规划，傍晚来宵夜所的工人只要付五——六个戈比，就可以吃到一份热菜汤和面包，睡到一张温暖干燥，带被子的床，以及拥有晾衣服和鞋子的地方。

拉普捷夫在场时，尤利娅·谢尔盖耶芙娜通常是沉默，可是他凭借奇特的方式，也许是恋人的识别力猜出她的思想和心愿。现在他可推测到，如果她做完晚祈祷后而不回房去换衣服，也不喝茶，这就意味着今天晚上她还要到别处去做客。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

“不过我也不急着要办宵夜所，”他激动而懊丧地对大夫继续说下去，大夫仿佛毫无表情地疑惑地望着他，显然大夫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谈起医学和卫生措施，“大概我不会很快动用这笔预算款。我担心我的宵夜所会落到莫斯科的伪教徒和女慈善家手里，他们会把一切创举都毁掉的。”

尤利娅·谢尔盖耶芙娜站起来，向拉普捷夫伸出手去。

“对不起，”她说，“我该走了。请代向令姐问候。”

“噜——噜——噜——噜，”大夫哼着，“噜——噜——噜——噜。”

尤利娅·谢尔盖耶芙娜出去了。拉普捷夫又呆了片刻，就向大夫告辞回家。当一个人感到不满足，觉得自己不走运时，那些楸树、阴影、云，所有这些大自然的独特美景，对他来说，却显得多么平庸！月亮已高高地挂在天空，在它的下面，云飞快地飘动，“多么平淡和俗气的月亮，多么微弱和不幸的云啊！”拉普捷夫在想。他为刚才谈的什么医药，什么宵夜所，而感到难为情，他非常害怕自己缺乏坚强的意志力再去见她和她谈话，明天又再一次证实，她不把他放在眼里。后天——也还是一样。为什么？这种情况何时才会结束，又会怎样结束呢？

到了家里，他去看望了姐姐。尼娜·费奥多罗芙娜看上去依旧很强壮，给人的印象是一位身材匀称、有魅力的女人。然而惨白的脸色使她看上去像一具死尸，特别是现在这

样平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就更像了；她那十岁的大女儿萨莎坐在她身旁，从自己的文选读本中选出了一段读给她听。

“阿廖沙来了，”病人悄悄地不出声地说。

萨沙和她的舅舅之间早就形成了一种默契：他们轮流陪伴病人。这时，萨莎一句话也没说就合上了自己的文选读本，默默地走出房间去。拉普捷夫从抽屉柜里拿出一本历史小说书，翻到想读的那一页，坐下，就读了起来。

尼娜·费奥多罗芙娜出生于莫斯科。她和两个弟弟的童年和少年是在皮亚特尼茨基大街上经商的父母家里度过的。他们的童年长而乏味；她父亲对她很凶，甚至用树条打过她三回，而母亲长期生病，后来死了。女佣人是一个既脏又粗鲁的人，还假仁假义。经常有牧师和僧侣来他们家，他们也是一些粗鲁的和假仁假义的人，爱大吃大喝，不知羞耻地奉承她父亲，其实，他们几个孩子并不喜欢他。她的两个弟弟幸运地进了学校念书，而尼娜始终没有上过学，一生只会涂鸦似的写字，阅读的只是一些历史小说。十七年前，当她二十二岁时，她在希姻基别墅度假，结识了现在的丈夫，地主帕纳乌罗夫，爱上了他，并背着父亲，秘密地和他结了婚。帕纳乌罗夫是个漂亮的男人，举止有点随便，凑着圣像前的灯火和烛火点纸烟，使得她父亲感到他是个绝对没有出息的人。因此，当女婿写信给他要求陪嫁时，老人就写信给女儿说，他会将皮外套、银器和她母亲死后遗留下来的各种物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

品，以及三万卢布送到乡下给她，但不为他们祝福，随后他又送给她二万卢布。这些钱和嫁妆全给他们花光，田产也出卖了，帕纳乌罗夫举家搬迁到城里。他在一个内地的政府机关里谋到一个差事。在城里，他又建立了另一个家，这就每天引来了众多议论，因为他的不合法家庭已经不是秘密。

尼娜·费奥多罗芙娜崇拜自己的丈夫。可现在，她一面听别人给她念历史小说，一面想起她这辈子经历过多少事，吃过多少苦，如果有谁能将她的一生写下来，那一定会很动人的。她的胸膛里长着肿瘤，因此她确信，她的病是由爱情和家庭引起的，妒忌和眼泪使得她躺在病床上。

这时，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合上了书说：

“终于念完了，谢天谢地，明天我们要开始念另一本了。”

尼娜·费奥多罗芙娜笑了。她总是爱笑，可现在拉普捷夫已经觉察到她有了病以后，智力逐渐衰退，只要有一点点小事，甚至无缘无故她也会笑起来。

“午饭前你不在时，尤利娅来了，”她说，“我好像观察到她不大相信她爸爸。她说，让我爸爸给您治病好了，但您得悄悄地给寺院里的长老写封信，求他为您祈祷。当地就有一位长老。尤利奇卡把自己的伞忘记在我这里，明天你去她那里一趟，把伞带去，”她停顿了片刻，继续着说，“不行，一旦末日到来，不论大夫，还是长老都帮不上忙。”

“尼娜，为什么你晚上睡不着觉？”为了改变话题，拉普捷夫有意问道。

“总是这样，睡不着，就这个样子。我躺着就想心事。”

“好姐姐，你想些什么呢？”

“想孩子，想你……想自己的生活。阿廖沙，你要知道，我经历得太多了。只要一开始追忆，只要一开头……我的天哪！”她笑了起来，“生下五个孩子，死掉三个，这可不是说着玩的……有一回，我正临产，可我的格里戈里·尼古拉伊奇这时却坐在另一个女人那里，连请产科医生或接生婆的人也没有。于是我想走到过道处和厨房去找佣人，可犹太人、小店铺的老板、放债的人却在那里，等他回家。遇上这种情况，我的头就发昏……他虽然没有表白过，可他不爱我。现在的我，却冷静下来了，不再把它放在心上，从前，当我年轻的时候，这种事使我伤心，——真伤心，唉，伤透了我的心，好弟弟！有一回——这还是我们住在乡下的时候——我正看到他在花园里和一个女人在一起，我就走开了……我就走啊走的，不知不觉地走到教堂的台阶上，我跪了来说：‘圣母啊！’那是一个晚上，月光明亮……”

她累了，开始喘气；然后休息了一会儿，拉着弟弟的手，用微弱的、几乎是听不见的声调接着说：

“阿廖沙，你是一个多么善良的人啊……你是一个多么聪明的人啊……你会成为一个多么好的人啊！”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

午夜，拉普捷夫向她告辞，离开时带走尤利娅·谢尔盖耶芙娜忘在那里的那把伞。虽然时间已经很晚了，可女佣人还在餐厅里喝茶。好乱啊！孩子们没有睡，也都在餐厅里。他们低声地在谈话，没有发觉灯已暗下来，很快就要熄了。这些大人和小孩都被一连串的不吉利预兆弄得人心惶惶，情绪沮丧。前厅的窗玻璃敲碎了；茶炊每天都在嗡嗡地响，好像故意似的，现在也还在嗡嗡地响；他们在讲尼娜·费奥多罗芙娜穿鞋时，一只老鼠从鞋里跳出来。连孩子们也都明白所有这些预兆的可怕含义；大女儿萨莎是一个瘦瘦的黑发女孩；她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桌旁，脸上露出惊慌悲伤的神态，小女儿莉达只有七岁，胖胖的脸蛋，一头淡黄发，她站在姐姐身旁，皱着眉头看灯光。

拉普捷夫下楼回到自己的房间，那里的天花板很低，总是散发着天竺葵的气味，闷得不透气。尼娜·费奥多罗芙娜的丈夫帕纳乌罗夫坐在他的客厅里看报。拉普捷夫跟他点了点头，在他的对面坐下来。两个人一声不响地坐着，类似这样沉默地坐在一起消磨整个晚上的时光，是常有的事，沉默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别扭的感觉。

两位小女孩从楼上下来道晚安。帕纳乌罗夫默默地从容地在她们胸前画好几回十字，伸出手去让她们吻一下，她们向他行了个屈膝礼，然后走到拉普捷夫面前，他也为她们画了十字，伸出手去让她们吻。这种吻手，行屈膝礼，每晚

上都要重复一次。

等女孩子走出去后，帕纳乌罗夫把手上的报纸放到一边，并说：

“在我们这座崇奉上帝的城里，真是乏味！我得承认，我亲爱的，”他叹了口气，继续说了一句，“我很高兴您终于找到了自己娱乐的办法。”

“您讲的话是什么意思？”拉普捷夫问。

“前几天，我看见您从别拉文大夫家出来。我相信，您去那里不是为那位爸爸吧。”

“当然，”拉普捷夫说，脸红了起来。

“那当然啰。我顺便说说，就是大白天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像她爸爸那样的魔鬼。您怎么也想象不出他是个多么卑劣、无能、愚蠢的畜生啊！您们这些生活在京城的人至今还只是从抒情的一面对内地发生兴趣，也就是说，从风景和小说《可怜的安东》方面发生兴趣，我可向您发誓，我的朋友，一点诗情画意也没有，而有的只是野蛮、卑鄙和淫秽——其他什么也没有。您只要看看本地的科学信徒，本地的所谓知识分子。您能否想象得到？这么个小城居然有二十八个大夫，他们全都发了财，住的是自己的房子，而同时一般居民还依旧处在有病没有人能治好的状态。就拿尼娜动手术来说吧，其实是一个很平常的手术，而我们不得不从莫斯科请来一位外科大夫——这里却没有一个大夫敢动这样的手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

术，您怎么也想象不到吧。他们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懂，对什么也不感兴趣。比如，问他们什么叫做癌？癌是什么样的病，这种病是怎样产生的？他们却说不上来。”

帕纳乌罗夫开始讲述什么叫做癌。他是各种科学的专家，不论谈什么都要用科学的观点解说一番。他解说一切，仿佛都有自己的一套。他有自己的血液循环理论，自己的化学理论，自己的天文学理论。他说起话来既慢又温柔，富有说服力。他用恳切的声调说到“您不能想象”几个词时，眯着眼睛，懒洋洋地叹气，慈祥地微笑，仿佛国王一样。看得出，他对自己非常满意，他从未想到过，他已经是五十岁了。

“我想吃点什么，”拉普捷夫说，“我喜欢吃点咸的东西。”

“那好吧，这马上就可以办到。”

稍后，拉普捷夫和姐夫坐在楼上的餐厅里吃晚饭。拉普捷夫先喝了一杯伏特加酒，接着喝葡萄酒。帕纳乌罗夫什么也没有喝。他从来不喝酒，也不赌钱，尽管这样，他仍然花光了自己的和妻子的钱财，欠下了一大笔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花掉这么多的钱，那不仅需要有自己的嗜好，还得要有别的花钱本领。帕纳乌罗夫喜欢吃好的，喜爱精致的餐具，饭后听音乐，聊天，喜欢恭恭敬敬的茶房，他赏起酒钱来满不在乎，一赏就是十个卢布，甚至二十五个卢布。他经

常参加签名捐助活动，抽奖活动；遇熟识的人生日送花篮或花束，购买各式各样的茶杯、茶托、别扣、领带、手杖、香水、烟嘴、烟斗、叭儿狗、鹦鹉、日本的物品、古董；他有绸睡衣、镶珠母的黑檀木床、布哈拉产的宽松衣等等，正如他自己说的，每天花在购买这些物品上的钱像“流水”一样。

晚饭席上，他老是叹气，摇头。

“对，世界上的一切都有个尽头，”他眯着眼睛轻轻地说，“您会落进情网去受罪。您会失恋，她会背叛您，因为没有一个女人不背叛的。您将受苦，陷入悲观失望之中，自己也走上背叛之路。不过总有一天，当这一切已成为追忆时，您就会把这看得很淡，把它看成完全不屑一顾的小事……”

拉普捷夫累了，带有几分醉意，他望着姐夫漂亮的头部，看到修饰得整整齐齐的黑胡子，好像才明白，为什么女人如此喜爱这个娇生惯养，自以为是，身体强壮的男人了。

晚饭后，帕纳乌罗夫没有留在家里，到自己的另一个住所去了。拉普捷夫走出去送他。在整个城里，只有帕纳乌罗夫一个人戴高礼帽。在靠近灰色篱笆，靠近有三扇窗的破房子和荨麻丛旁，他那华丽文雅的身子，他那高礼帽和茶色手套造成一种既奇怪又凄凉的印象。

拉普捷夫向他道别后，慢慢地走回家。月光明媚，地上的每一根草都可以看清。拉普捷夫仿佛感到，月光抚摩着他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

那没戴帽子的头，如同有谁用羽毛拨弄他的头发。

“我喜欢他！”他大声地说，他想马上跑过去，追上帕纳乌罗夫，拥抱他，宽恕他，送他一大笔钱，然后跑到田野里，树林里，没有尽头地跑下去。

回到家里，他看到尤利娅·谢尔盖耶芙娜忘记带去的那把伞还放在椅子上，他拿起它来，贪婪地吻着。伞是绸的，已经旧了，用一根旧皮条捆着。伞柄是一种很普通的白骨头做成的，价格很便宜。拉普捷夫打开伞，撑在头顶上，他觉得周围散发着一股幸福的清香。

他在椅子上舒舒服服地坐下，手里的伞依然撑着，开始写信给莫斯科的一位朋友：

可敬可爱的科斯佳：

有一个消息要向您通报：我又爱上一个姑娘！我说“又”，是因为六年前我爱过一位莫斯科的女演员，事实上我还根本没有跟她结识。一年半以来，我和您所知道的“另外”一位既不年轻，又不漂亮的女人同居。唉，老兄，总之，我在恋爱上总是不走运！我和女人打交道，从来没有顺利过。要是我说“又”，是因为连我自己也意识到悲哀和痛心，我的青春是在没有爱情中度过的，只有现在我才初次像像样样地在恋爱，却已三十四岁了。姑且这么说：我“又”恋爱了。

但愿您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姑娘！她不能称作美女